

陸宣公集
五

資
知
學
禮

PDG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三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草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唐書本傳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

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

帝事在建中元年今緣經此寇難謂朱泚之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

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

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梁簡文帝菩提樹頌體乾元之

功無紀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

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

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

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齊書扶南國傳光化所被

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與播越唐書車服志五路皆重輿左青籠右

白虎金鳳翅畫莒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鈴二在軾
前鸞十二在衡通鑑音注播流也遷也越顛墜也走也

未復宮闈宗社一作震驚尙愆禋祀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

帝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

之際漢書劉向傳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

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晉書郭璞傳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豈可近

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

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為克孽所幸此臣之至願

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

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

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

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

其宜者謂之天子尚書刑德考帝者天號也王者人稱也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

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風俗通三皇道德元泊有

似皇天故稱曰皇者稱中也光也宏也白虎通德合天

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又天子者爵稱是

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子之子也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無一

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

或曰帝通鑑音注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

曰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

五帝孔穎達曰鄭元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

媯神農為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

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

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

融為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帝號同

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皇唯一字且猶不兼

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衰於殷

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前漢百官公卿表注張晏曰五

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號三王又以德不及

紀秦之先為嬴姓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議帝號丞相
御史大夫廷尉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
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王曰去泰著
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謹按義太昊伏羲氏也皇
 也皞少昊金天氏帝也所謂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
 名竊於羲皞也皞與昊同

聖劉天元之號前漢哀帝本紀詔以建平二年為太初
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注帝

昭曰敷陳聖劉之德也通鑑太建十一年周宣帝傳位
 于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詩君子
有徽猷

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易謙
尊而

光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况今時

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

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
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
斷自宸鑑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唯謙與順一
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
高德於夔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
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

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

前漢司馬相如傳前聖之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

用此

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元元之

道德經曰

謹按高宗乾封元年至亳州謁老君廟尊爲
太上元元皇帝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王

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老子貴以賤為本高以

賤為本也非乎孤寡不穀此其以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

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左傳王出適鄭

處於汜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
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

於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南服降名禮也注降名稱不穀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

言聖史册稱之以其能損已也後漢光武帝紀詔百僚

上書者不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
得言聖

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
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唐書本傳會興元赦令方具

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
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卽建言云云

右隱朝奉宣聖旨並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

唐書百官志中書省

舍人六人凡詔旨制勅璽書册
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

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

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

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叅考得失

通鑑音注諸學士者

修文館學士及直學士也

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

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

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三都賦序魏窮用

甲兵竭取財賦眩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

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左傳天其以禮悔禍

許而悔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

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

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

之暴今重圍雖解他本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

天僭帝者二豎

鑑

按四兇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也通綱目建中三年朱滔自稱冀王王武

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二豎朱泚李希烈也時朱泚自稱

大秦皇帝李希烈號大楚皇帝

又

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

漢書音義地象車輿載物故曰輿地蘇林曰地曰輿地猶盡載之意

國柄未歸勞者未獲

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

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

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

災一本禱字

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

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

文選應璩書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毋聖

賢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注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尅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于是翦其髮鄜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

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

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前漢梁孝王傳潤招延四方豪傑

澤不可以不宏前漢董仲舒傳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宣暢鬱湮不可

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文選張衡西京賦所惡成

瘡痂注瘡痂謂癩痕後漢書趙壹傳所好使天下聞之則鑽皮出其羽毛所惡則洗垢索其癥痕

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徐幹中論文王過姜公於涓陽若披雲而見日

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

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
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
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誠

象

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喻故

一本故宜作而宜

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
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
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
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
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

翰恩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唐書百官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

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
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
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上醫伎術之流皆直
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
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
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
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
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
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
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
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翰林故事翰
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能伎術召見者之所
處也凡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
書皆為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詔未知制詔者

不作文書久次
者一人為承旨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

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唐書本傳

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曰數百

贊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所曉

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贊沛然有餘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

竦恧顧慚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

翰林雖職異訐謨而恩叅近侍唐書本傳始贊入翰林

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

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

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

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前漢高祖本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從陛下遊狄之遊靡出奇之計

前漢陳平傳平自初從至天下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

定後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無伏死之爭左傳臣治煩去惑者事君大猷臣則皆曠

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

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

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吳越春秋越王仰天嘆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讐

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

者其責深臣之職司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單襄公辭焉曰今叔父不使命

卿而華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注名位不達於王室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

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

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通鑑本注唐自至德以後勳階輕而職事

官重故云然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

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

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

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狗主忘家固是

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漢官儀注皇帝輦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

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

傲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

王球貽謫錄唐百官

入閣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待制次對官五日

一次內殿百官轉對綱目集覽德宗詔延英坐日許百

司長官二員言無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

闕失謂之巡對

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

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

妄他本作漫生生是非以為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

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後漢朱浮傳代竇融為大司空

坐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失在推誠通鑑

本注此德宗猜防之心發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

矜衒綱目集覽說文自誇曰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

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禮記無雷

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

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

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通鑑本注言次對人敷奏緣此多不

取用其言或曰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

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日

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

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

以此為報主之資幸逢休明左傳德之休明雖小重也獲展誠願既

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

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

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

斯睿眷特深屢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

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
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
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

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

也

班固兩都賦序朝
夕論思日月獻納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

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
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
之所立由乎誠循誠一作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

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

通鑑作有失無補注言人君所

爲有失於誠信則無補于治道

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

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
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
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而致患者臣竊以斯
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
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

至微猶識情偽

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

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汝取

來吾

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

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

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效此其類於

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

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

前漢董仲舒傳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

形聲也

若影從表

鮑照河清頌語曰表瑞從德此其效

馬影從

表枉則影曲聲

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
 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
 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
 必給而不從矣玉篇給疑也欺也不誠于前而曰誠于後衆必

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于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

之通鑑音注古者天子巡守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

於方岳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
 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鎮
 安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岳重任臣庶

有虧信于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

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

所以為悔者也

通鑑本注因德宗之言以為失在推誠故陸贄極言誠信之不可去身以開廣

上意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傳宣公

二年晉士季語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

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詩大雅

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

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

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書惟王改過不吝

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

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通鑑本注詩烝民尹吉甫所以美宣王之

任賢使能也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以

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

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德日新

是為君子遂非則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

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于稱揚贊揚君

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

中古已降淳風浸微

易之典也其于中古乎袁宏三國名臣序贊中古陵遲斯道替矣

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

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

穀梁傳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

德注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

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

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

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

以直言為國華

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

有面折廷爭

者必為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

通鑑貞觀七年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

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

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
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

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

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

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

之心必無濟理他本作濟代謹按代即之效雖有悔過

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

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前漢

傳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
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

拒諫孰有不危者乎

後漢蔡邕傳卓多自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

遂非終難濟也大戴禮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

且以太宗有經緯

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

蓋法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

有躬行

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

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

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

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

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

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

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

後漢

盧植傳曹操過涿郡告守令曰盧植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

使太宗風烈重光于聖

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

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

左傳言侯聽輿

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大雅有詢於芻蕘之言洪範有謀

及庶人之義

書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是則聖賢為理務

徇眾心不敢忽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

通鑑本注

德宗之信裴延齡以侈言也謹按通鑑貞元九年秋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

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貨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

徒存其數者抽買錢給用隨蓋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

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于實無所增也又奏

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于糞土之

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

物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延齡每奏對恣為詭

譎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縱

厚質言當理不必違也通鑑本注德宗之罷柳渾以質言

質直輕悅無威儀于上前時發俚語上不悅欲黜為王

府長史李泌言渾褊直無他故事罷相無為長史者又

欲以為王傳泌請以為常侍上曰苟得遜於志者不必

罷之無不可者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眾者不必

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通鑑本注如蕭復之諫幸鳳翔是也謹按通鑑始上以奉

天廼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

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

臣尚憂疑張鑑不能久豈得以鑿輿路不測之淵乎上
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

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通鑑本注趙贊張滂之苛征重
欽是也謹按通鑑建中四年六

月庚戌趙贊奏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所謂稅間架者每

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所謂除

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

相貿易者約錢為率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又貞元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是皆

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

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

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于

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

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

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

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

〔書〕次五曰建用皇極

於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

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慎于微將在

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

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

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

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竊以陛

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

〔莊子〕能服其心

人之曰不能服人之心辨者之困也

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

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

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

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

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

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

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術聰明厲威嚴恣彊

慢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

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

下之語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辨給必勦

說而折人以言

禮記毋勦說注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通鑑本注此所謂勦說者人

言未竟勦絕其說而伸己之說也

上銜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

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

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

之畏懷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

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

書萬

邦黎獻共惟帝臣

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

陳書武帝

紀光景所照

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

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

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

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

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

從古以然

通鑑本注或謂從古以然當作從古而然今觀文意陸宣公所謂從古至今亂多治少者

正以下悖上之與而辭義

刑故也以相去遠矣

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

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

通鑑前編桀

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龍

所言皆從闕

龍逢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

下安而社稷

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不勝民

唯恐君之後

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蓋少悛乎桀曰

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

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咄咄而為晉賢臣通鑑本注

趙文子名武其言咄咄然如不出諸其口為絳侯木訥

而為漢元輔前漢周勃傳勃為人木強敦厚不好文學

權少文如此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

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

十策宏不得其一前漢公孫宏傳時東置滄海北築朔

無用之地願能之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宏置朔方

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宏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

若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前漢公孫宏傳時上方興功業

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

以給之家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

不能言心知其不可前漢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

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

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書臯陶曰在知人在安胡可

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矣

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通鑑本注德宗所以成

段平仲之名者正如

謹按唐書段平仲傳段平仲字秉庸擢監察御史是時
 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羣臣畏帝苛
 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
 默爾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
 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得
 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側未言事訖
 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他語平仲錯
 愕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幄後歸趨降
 招之乃得去由是坐顯
 廢七年然名由此顯

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

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

於前黈纊於側前續漢東方朔傳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充耳所以塞聰注師古曰黈黃色也

纊綿也以黃綿為九川組懸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示不外聽

之於冕垂兩耳旁

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
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
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
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
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
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
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
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
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

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

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左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杜注既至也

况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

以為國謹按烝人猶烝民也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

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

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史記

文帝紀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注

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韋昭云慮政有闕失

使書于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梁頭

四柱木是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

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華也形如桔槔大

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

識衢路令西京陳諫鼓綱目集覽諫鼓成周之時建路鼓以通下情列爭臣

謂之交午也白虎通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

之位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周言失傾前疑主糾度定

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夫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

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曰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

天下仗置采詩之官前漢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

率賢也晉律以聞於天子注師古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

日采詩采取怨刺之詩也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

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

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

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

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

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

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眾可誣謂專
 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悅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
 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
 祭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
 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

在殷鑒足徵

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箋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夏以禹典以桀亡得失曉然在

前此詩為召穆公舉此以戒厲王欲王之鑒殷猶殷之鑒夏

其於措置施為在陛下

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
 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

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辯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

也

前漢韓安國傳

清水明鏡不可以形

有犯顏讜直者

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

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

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

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

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
 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
 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其事能其
 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
 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
 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

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

之漏泄

易幾事不密則害成疏幾謂幾微之事當須密慎若其不密而漏泄禍害交起是害成也

彰

我之能從

通鑑本美以誘

注極言納諫之掖其君上也

有一於斯皆為盛德

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

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

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

不紕繆前漢董仲舒傳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

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

幸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

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

晉書何琦傳
豈可復以

鈍之質塵
黷清朝哉

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

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

書序昔在帝堯聰
明文思光宅天下

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

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嘆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

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

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關亟行所宜

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所願也億兆之福也

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通鑑上

宋用其

言頗

宗亦無嫌之於此對矣

宋以其直
而難上誠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四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草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通鑑興元元年春正月

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右臣聞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

左傳鄭子

產作邱賦渾罕曰君子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

弊將若之何杜注涼薄也林注言君子作法什一取民

歛從其薄其流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

弊猶至于貪

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

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歛之臣夫豈

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

他本作懼

賄之生人心而開貨

他本作禍

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櫝

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

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

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

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管子土地博大以言乎

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通鑑本注撓屈曲也方法也崇聚私貨

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

人誘姦聚怨以私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

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

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

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

是一庫續通典大盈庫內庫也以中人主之至德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庫天子以出納為

便故不復出唐書食貨志王俱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

私蕩心侈欲萌抵于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

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

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饗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通鑑舊

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

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

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

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

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而諸

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

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蕭然海內丕變通鑑大歷十四

宗即位詔罷省四方貢獻之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

工三百餘人所聞者悉報太常先是諸國屢獻馴象凡

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狝鬪雞隨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議者咸謂漢文却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馬前漢賈捐之傳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晉書武帝

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復見於當今近

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書心之憂危若

所禁焚之於殿前赦內外有犯者罪之踏虎尾涉於春

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他本行殿忽覩

冰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作遊

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易何天帥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莊

呻吟裘氏之地玉篇

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

珍遽私別庫萬日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

史記荆燕世家獨此尚缺望注缺

試詢候館之吏

周禮地官

者缺也缺望不滿所望而怨耳

凡國野之道五十里有積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

已甚或忿形謗讟

晉書簡文帝紀官無批政士無謗讟

或醜肆謳謠頗含

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

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

通鑑本注降讀如字

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為營衛不敢措

言百物無儲

通鑑

自京師出居奉天故徵其辭曰六師初降

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旬賊之休

息夜繼人于城外采燕青根而進之外并兇徒內防危

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

唐書渾瑊得泚治攻

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

畢命同力竟夷大

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

前漢司馬

遷傳李陵素與士大夫絕

輟食以啗功勞

前漢張良傳漢王輟食吐

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

無猛制而人不攜

晉書潘岳傳功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

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

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

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

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恠記曰財散則民聚

財聚則民散豈一本多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

他本多其患二字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他本姦鼓亂干

絕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前漢張繹

天子所與天人公其也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

叛之故燕昭築金臺綱曰質實黃金臺在順天府東南

士後人慕其好賢之名亦築臺于此為京師八景之一

名曰金臺夕照又戴洵北京八景圖詩序金臺有三在

大興縣東南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通鑑前編紂始

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于土簋將作犀玉之盃玉杯象箸
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
堂廣室稱此以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已殊也周文
求大十不足矣

之園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園四十里時病其太大

蓋同利與專利異也國語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為人上者當辯察

此理灑濯其心左傳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奉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奉

三無私以一有衆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

私人或不率于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

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左傳毋蓋年毋壅利

注專山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

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

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

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

國語積貨滋多畜怨滋厚

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

後漢馬援傳謀

如湧泉勢如轉規

指顧可致

東都賦指顧倏忽獲車已實

然事有未可知者

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

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

重圍之殷憂

綱目集覽殷讀曰隱痛也詩憂心殷

追戒

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是

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織麗一無

上供推赤心于其腹中東觀漢記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降殊恩于其

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

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綱目

集覽徐安行也續漢書曰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

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汪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

故曰時乘六龍謹按春秋緯命歷序皇伯登出扶桑日

之陽駕六龍以上下許慎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及王

度記皆云天子駕六馬周禮馬八尺以旋復都邑興行

上曰龍月令曰駕蒼龍故六馬稱六龍

墜典整緝芴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

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

其大寶也易聖人之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

怯少失多廉賈不處

史記貨殖傳貧賈三之廉賈五溺之又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

管窺願效之至

東方朔答客難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注善曰莊子魏牟謂公孫

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

謹陳昌以

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銑曰竹管也通鑑上即命去其勝讀史管見德宗以專欲致禍因

聞而不喻唯貨是黷曰古人君不足用為善蓋鮮儷矣

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君之義其誰能不起

通鑑綱目復嘗言于上曰宦官

遁光膠口之意哉嗚呼贊可為人臣之式矣

奉天論解蕭復狀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
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
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揚炎盧杞黷亂朝
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膚志臣敢不竭力
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寔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

專祀廟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寔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問復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其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合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班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

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

卻論奏欲得且畱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

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

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通鑑本注意者以意度之也此亦德宗猜防臣

下之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

請此人性行否兼與朕仔細思料北史源思禮傳為政貴當舉大綱何必須

大子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

唐書地理志常州晉陵郡屬江南道通鑑音注常州古

延陵季子之邑後為毗陵唐為常州在京師東南二千

八百四十三里至東都

一千九百八十三里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

其理行及到京也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

志性臣則備諸本是貴門又聯戚屬謹按唐書蕭復傳復宰相蕭嵩之孫

衡之子衡尚痛自修勵慕為清真矯枉太深時或過當

新昌公主前漢諸侯王表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注師古曰矯與矯

同枉曲也正曲曰矯唐書蕭復傳復望閣高華勵名節不通狎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為本議人物

則以魏元忠武后時相宋璟元宗時相為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

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綱

集覽言不悔行也正誤曰今按行去聲集覽似以行至

為平聲大概言蕭復平日之行不獨指不悔行一事如二三爽德通鑒本注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

田歸之於齊李文子曰七年之間一子一

奪二三翻覆挾姦復之為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孰甚焉

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漢書周亞夫傳文帝曰鄉

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

固當不為况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通鑑釋文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

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王僧孺啓一遇休明多逢渥澤何心何顏忍

至于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畱漢書音義師古曰逗調畱止也如淳曰軍

法行而逗畱畏懦者要斬在于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

常居禁中蔡邕獨斷漢制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通鑑音注天子行幸所至

宿次之地宿衛將士外設環衛近臣宿直各有其次與宮禁無異故行宮內亦謂之禁中向外事情

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

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

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盾理必有歸韓非子人有鬻矛與楯者

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

弗能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
通鑑本注詰去

吉反說文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

謾欺也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辨明乃直

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于逆詐而

不與明冤莫痛于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偽相揉忠邪

靡分茲寔居上御下之要樞唯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通鑑

上亦竟不復辯也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揚勉

原注以上二人曾任御史中丞

裴諤

原注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

原注曾任

京兆尹周皓

原注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裴胄

原注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殷亮李

舟

原注以上並任郎官

何士幹姚南

仲陸淳沈既濟

原注以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用人

陛下屢

他本

嘆乏才惘然憂

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于求

賢明君治理之資也所慙者卑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

位之罪也

蓋鐵論無其能
有其祿雖有富

而竊其位無其功而
貴由蹶躄之養也

輒自揣

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

明江淹文鑒識清
贍理懷秀徹

品藻非當

法言周官立事左氏品藻
藻茗名一名品落以落形

如品也

反覆叅校未果上

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

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

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

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

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

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倘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

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

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通鑿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

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

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

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

苑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

此天以賊示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

未秣士未飯豈可遠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懷

光屯咸陽屢月逗雷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

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密與朱泚通李晟

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

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

則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

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

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
望乃遣陸贄詣漢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叅議其
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
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
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
一軍受指蹤而已至于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
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
吐蕃發兵吐蕃相尙結贄言蕃法發兵以主兵
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
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竟不肯署敕
尙結贄亦不進
軍贄還言云云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

通鑑本注朱泚自據長安居白
華殿重兵多在苑中故言保聚

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

通鑑本注謂

鼓行芟剪易若摧枯

陸賈典論若衝風之
摧枯枝烈霜之委衰

通鑑本注謂

鼓行芟剪易若摧枯

陸賈典論若衝風之
摧枯枝烈霜之委衰

草

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

其謀

通鑑本注諸帥謂李晟楊惠元等

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

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畧漸

相制持惟以姑息求之

丹鉛錄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

晦按尸子云糾棄犁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

終恐變故難

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

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

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

不要籍通鑑

木注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鎮有要藉官所以名官之意亦如此謹按要藉官唐時節度衙前之職

睿宗景雲二年解統為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藉官
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校料三
城兵募則唐邊鎮有要藉官尚矣又據新書忠義傳宋
泚統幽州行營為涇原鳳翔節度使詔蔡廷玉以大理
少卿為司馬朱體微為要藉則要藉乃節度使之
腹心也朱滔王武俊之相王改要藉官曰承合臣猶
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
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

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

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通鑑本注言上已許

李晟去咸陽則其移軍於事體無妨也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

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通鑑本注勅下

李晟依其
所奏也

別示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

通鑿本注事
由猶言事因

也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

通鑿本注東渭橋
在京城東故云然

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

陸贄往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于此仍言

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

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辭婉而直理順而

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

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

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

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通鑑晟自咸陽結陳

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

右懷光當管

師徒

通鑑本注當管猶言見管也

足以獨制兇寇返畱

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旁助比者又遣李晟李

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兵

他本

附麗其營

綱日集覽附依麗著也麗

如字讀或作離莊子附麗不以膠漆

汪麗音戾亦附也調使離者相附也無益成功祇足生

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

通鑑本注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之軍及李懷光之軍

為四論勢力則懸絕高卑

通鑑本注言懷光之軍最盛懷光之官最高相去懸絕

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通鑿本注言懷光晟建徽惠元四
人並為節度使各總一軍不相統

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

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兵書

不同豎私枉公外相連誣內欲戰則遁恐分功齟齬不

相謗訕有此不去是謂敗亂和說文齟齬齟嫌讐遂起他本作俾之同處必不兩全

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通鑿本注陸贄言

惠元之禍敗滅一作亡之禍翹足可期通鑑本注人立

如燭照龜卜覆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寔堪

能久翹足可期者言禍來之速也痍心太上消慝于未萌通鑿本注太上猶其次救失于

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

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

左傳晉人角之諸戎犄之

林注角者當其頭也犄者踣其足也

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

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

之心

綱曰集覽左傳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林注先發而制人所以奪敵之戰心也先悉荐反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通鑑本注淮南子之言謹按淮南子兵略訓善用兵者擊其猶猶陵

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又六韜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夫制軍御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

離者合之則名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有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為

鯨鯢左傳右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注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人吞食小國變在

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于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

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下圖之天學衍義補按是時李晟既徙東渭橋後

數日懷光果并李建徽楊惠元兵惠元死之贄之料事
可謂明矣所言制軍御將離合疾徐得其要契其時百
世之下皆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回面奉進止以
所當知也

臣所商

他本有量字

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

不免悵望

通鑿本注悵怨也

因此生詞轉難調息

通鑿本注生詞猶今人言

生言語也調息猶今人言調停也

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

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

貧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能出險

者

易困于艱危疏艱危動搖不安之貌書秦誓作杌隉

必無久安罄陳芻蕘唯所

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自發洋州以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

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通鑑本注散官

即文散階武散階也通典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此也注試者未

為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者並無行守字太后務收物情

其年二月十道使舉人并州石艾縣令玉山耀等六十一人并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

人并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并授著作郎魏州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并授衛佐

校書御史等故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卿宐審斗量權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商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莊子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

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若一本無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

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

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盖是野人微情有之

不足光聖猷晉書庾冰傳上不能光贊無之不足虧至

化後漢仲長統傳張太平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

恩饋獻酬官恐非合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文獻通考

唐制凡命

官遷除磨勘移易差遣中書皆命詞給告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

喜悅試官虛名無損于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

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六韜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

必于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輕爵褻刑衰亂之漸禮記政

也教之必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信賞在功無不報

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法言昔者堯有天一綱或芟下舉大綱命舜禹

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

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

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

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

于胥徒王粲羽獵賦叢華雜沓煥衍陸離吳都賦雜沓

夫士之下有府史胥徒鄭氏注曰胥役民之給徭從萃注皆紛擾貌通鑑本注周禮六官之屬大

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謂謂其有才智為什長綱曰集覽金紫金章紫綬也左傳王臣公

普施于輿皂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

隸司馬溫公百官公卿表序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六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

宮以掌戰多散官以褒勳舊肅宗之後四方靡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遂并職事官通用為賞將帥出征者皆

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時注名有至異姓者于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文獻通考分注張巡在雍丘

才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皆開府特進德宗避難于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岑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于僖

恥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之號薰蕕無辨左傳一薰一蕕涇渭

不分詩涇以渭濁湜湜其汙釋文涇濁水也渭清水也李嶠為李景讓讓天官尚書表朱紫多紊涇渭莫

辨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

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名無

損于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倘或謂之信

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唯義與權誘人之方惟

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寔而於德為輕凡所

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于參虛寔揣輕重

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眾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

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寔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耗廣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寔則誕謾而人

情不趨通鑑本注誕謾虛言也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

所以彰寔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左傳君子小人

責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

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

於甲令者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長沙王者著合甲稱其忠焉注瓚曰漢時決事集為合甲三百餘

篇如淳曰合有先後故有合甲合乙有職事官焉綱目

合內師古曰若今第壹篇第二篇有散官焉文武散官詳見首卷有勳官焉通典上柱

職掌者謂有職事官

護軍護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
並為有爵號焉唐書凡爵九等曰王曰嗣王郡王曰國
勳官曰開國縣伯曰開國公曰開國縣公曰開國縣侯
曰開國縣伯曰開國公曰開國縣公曰開國縣侯
縣子曰開國縣男 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

而授俸者唯繫于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

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

大抵止于服色資蔭而已通鑑本注服色調紫緋淺緋
深綠淺綠深青淺青及黃其

色各以品為差資蔭謂隨資品得蔭其子若孫及曾孫也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

謂假虛名以佐其寔利者也虛寔交相養故人不瀆賞

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通典中書令
李嶠初自地

官尚書既通州刺史至是名拜吏部侍郎
嶠志欲曲行私惠求名悅衆冀得重居相位乃奏請大置員外官多
引用勢家親議官員倍多府庫由是減耗又員外官其
初但云員外至永徽六年以蔣孝璋爲尚藥奉御員外
特置仍同正員自是員外官復有同正員者其加同正
員者唯不給職田耳其祿俸賜會與正官同單言員外
者則俸祿減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
正官之半

然而突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通鑑本注鈛利也綱目集覽突觸利

及也西京賦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

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

獻則彼突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

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于

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芥誰復爲用哉且員外
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
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
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
于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
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
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
不充其費矣旣未有定利以崇一作敦勤又不重虛名而
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

所資唯在衣食
假以冗號亦奚用焉
必欲使之歡欣不
如厚賞錢帛人
不失利國不失權
各得所宜兩全其寶
何有不可固傷
大猷願畱睿思
更少詳度謹奏

此亦不可同也 人猶隱相謀思 聖人將與燕

成聖者 雖小人 不夫其則 亦夫其行 亦夫其心 亦夫其言

漁賈 鄙吝 沐食 斯以足 則亦矣 以法必 楚賢之 猶煎不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五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出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草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通鑑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諫議大夫同平章事

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使謂陸

贊云

云

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

唐書地理志蜀州唐安郡屬劍南道

公主喪亡

唐書諸公主列傳韓國貞

穆公主昭德皇后所生幼謹

孝帝愛之始封唐安將下

嫁秘書少監韋若未克而朱

泚亂從至城固薨加封謚

不可向此問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

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

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

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為腹心今却

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使者公輔頃在

翰林

唐書姜公輔傳以制等授左拾遺為翰林

策異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

理辨直則涉于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于匡輔之義

蜀志諸葛亮傳詔策曰受遺託孤匡輔朕躬涉嫌止貽于身患違義實玷於

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通鑑本注玷玉病也別嫌獎義主之明

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

之願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

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損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

忌諱前漢馮唐傳鄙人不知忌諱又臣誠愚觸忌諱死罪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

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前漢梅福傳昔

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注見十二卷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

卷之五十二

者怒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于是置敢諫之鼓淮南子堯置植告善之旌史記孝文帝紀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注應邵曰旌旛也堯設之

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于旌下

言懸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呂氏春秋湯有司過之士

知之猶恐他本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

為書以下六句並左傳文書杜瞽為詩杜注瞽盲者工誦

箴諫杜注工樂人也大夫規誨杜注規正士傳言杜注

不得徑達聞君庶人杜注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

過失傳告大夫漢書賈誼傳有記過之史進

善之旌敢諫之鼓詩工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

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

道人以木鐸徇於

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

諫書亂征大學衍

義補曰按工執藝事以諫如伶州鳩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

角是已其或不恭邦

有常刑書亂征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

說苑晏子曰明君在上下有直詞

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

大求過則其德彌

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

過行忿其直言以

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怨讟溢

于不國而耳不欲

聞詩奄有下國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

悟書刑發迨乎顛

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

明者廣納以成德

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

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

月之明江海之暈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史記

殷本紀紂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已之下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

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

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

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

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

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書從諫弗

拂乃至求謗言聽與訥對非不以下體而不採詩采對采菲無

以下體傳均須也非芴也下體根莖也終此二菜者蔓菁與蒿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並棄其葉釋文詩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非妃鬼反爾雅云菲菘菜郭以菲芴為故英華靡遺鹽鐵論文繁于春華班固荅賓戲土瓜禮斗威儀曰帝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言德其英華

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

唐書宰相表建中四年十月丁巳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

李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獻替彌綸乃其職分

左傳君所謂可而有

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比於芻蕘葑菲豈不

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

憲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

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

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

一作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

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

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

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易不遠復

無祇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周官本立輔臣置

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

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家語涓涓不壅

終為江河書若火之燎
原不可繼邇其猶可撲滅
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

之固無及矣書曰

書旅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

易繫辭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

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

說苑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猶漆

黑之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

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

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與

通鑑太宗問諫

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

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

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

書益

夫股

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

以么微而廢於視聽

爾雅么幼注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么脉故後人有么膚之稱說文

也么小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

愛焉敬則顯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

不皆然書益而况位列朝廷任當輔弼荀子臣道篇君雖不安遂以解

國之大患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功伐足以成國之主大利謂之拂故輔拂之人國君之寶也拂讀為弼

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禮表近而

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毋諫

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

相書若金用汝作礪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書惟木從繩則正是則輔

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

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

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

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綱目集覽王子

比于商紂之臣也紂無道比于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

之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而觀其心正誤曰今按此謂紂

也比于進諫紂剖其心陸贄謂若以諫爭為指過則紂

殺比干為是不宜兄罪於武王也哲王指武王秦誓數

紂之罪有曰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

剖賢人之心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注執心不同志臣

于聖典王室者也劉氏云匪躬之故謂非私其一身之

事故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

也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

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

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
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
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
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
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
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史記留侯世家忠
言逆耳利於行平積忿之
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復叅校庶臻至理且
亮微誠謹奏

又荅論姜公輔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懃執務在樸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

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

呂氏春秋合諸大夫

魏文侯燕飲

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君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

今

陛下稟天縱之性

他本

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

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

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

一作

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

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

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

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

韓詩外傳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

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
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
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

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于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

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疏奏一作願陛下

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叅校庶

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

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

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

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

輔獲戾于蓄疑書蓄疑收謀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

或不然大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

子書

違汝弼

違戾也

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

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

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

用讎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

下不以增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

者利於行而拂于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

梁簡文帝愍因徒疏宸鑑

更審所宜謹奏

通鑑綱目上意猶怒罷公

每以垂心國誥是馬攸切

轉為左

馬子

子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通鑑釋文曲姓也漢有代郡太

守曲謙通鑑音注曲環時以隴西行營兵戍陳許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

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

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

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詩河上乎翺翺

其營幕則寄於他土更記李牧傳注崔浩曰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

帝為府署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

故曰幕府覆通鑑李希烈攻李勉于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城守累月外賊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

希烈照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

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

皆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

勲近日將軍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

但緣羈棲他本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江

王建平王書履影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

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于應接則終以危

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

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

卷之二十五

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趙升）

朝野類要手詔者或非常典或
是寫意及不用四六句者也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

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

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

謹啟事以聞謹奏

與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淑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

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

收城今蕭復勸朕合幸江陵（唐書地理志江陵府江陵郡本荊州屬山南道通典）

江陵郡今之荊州春秋以來戰國之都謂之郢都西通巫巴東接雲夢亦一都會也秦置南郡漢高帝改為臨江郡景帝改為臨江國其地居洛陽正南蜀先主得之後屬吳常為重鎮隋并梁置江陵總管府唐為荊州或為江陵郡去西京千七百七十三里去東京千三百十二里

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

事官李充通鑑音注方鎮遣牙職入奏事因謂之奏事官朕適喚對其語亦似

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

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

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

夫中之策前漢景帝紀酷吏奉憲失中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

躡奉天迤難已甚

玉篇迤 迤邐難

迤邐也 集韻 行不進貌

况又不駐艱危

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

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

魏書張袞傳犬馬戀主敢不盡言

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

蜀韓滉望幸於東吳

唐書關梁

韓滉傳滉聞京都未平乃閉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

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築抵

京峴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謹按望幸望

車駕之臨幸也封禪文太山梁父設壇望幸顏延之詩望幸傾五州

此乃臣子之常情古

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

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

唐書

方鎮表大歷六年廢福建節度使置都團練觀察處置
使通鑑音注福建古閩越地唐閩州治閩縣及侯官縣

開元十三年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
謹按唐書宗室世系表充

改爲福州出蜀王房蜀王代祖元皇帝子承昭出號王房號
王高祖子通鑑音注從一從再從三從兄之親也才頗

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南史豫章王巖傳
詣司徒袁粲粲謂

人曰後來佳器也梁武帝贈蕭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
于顯詔神韻峻舉宗中佳器

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淑奉旨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

別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他本無巡行諸道轉恐事多
更字

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
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
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
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

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

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顯

顯日望上達若今未終前命還他本授遠藩則是膏澤

將布而復收史記樂書成王作頌沐渙汗已發而中廢

易渙汗其大號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

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
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周但令
副使他本作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
德號使務旣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
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

通鑑本注
注梁州

在山南岐
兼在山北

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

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

通鑑本注
皇大也

察

真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畱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

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

伏以任總百揆者書納於百揆蔡注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猶周之冢宰也通典注堯初天

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又命禹為百揆皆天官也與一職之守不同富

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莊

要在於主尊尚恢宏後漢書馮異傳恢宏聖緒橫被四表蜀志諸葛亮傳誠宜開張聖聽

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

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

適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咸納他本作兼納洪纖

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義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垂旒黻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

左傳高下在心

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注

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

亦或居藏瑕穢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

日月左傳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天子之德也

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

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豎

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冥

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

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

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

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

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

通典平帝元始初造謚孔子曰褒成宣尼

公述陶唐之盛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

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

書是

之謂大同禮記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左傳詩曰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項籍納秦

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

史記項羽紀諸侯吏

卒異時故辭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
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
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
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
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
乃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其於防虞亦已

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班彪王

祖信誠好謀達於聽受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當食
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
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
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
以成帝
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

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

奮其陰計史記刺客傳秦王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誠
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

卷之五十五 十五

匡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恠之荆軻顧笑
 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
 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
 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
 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
 引而起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
 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
 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
 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
 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欵誠後漢馬援傳翼使援

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
 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
 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
 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

自有真也 豈不以虛懷待人 人亦思附 任數御物 物終不親

情思附則感而悅之 雖寇讐化爲心膂有矣 意不親則

懼而阻之 雖骨肉結爲讐慝有矣 更記鄒陽傳意合則胡越爲昆弟不合則

骨肉出 逐不收 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

思光被四表 孝友勤儉行高百王 然猶化未大同 俗未

至理者 良以智出庶物 有輕待人 臣之心思周萬機 有

獨馭區宇之意 謀吞衆略 有過慎之防 明照羣情 有先

事之察 嚴束百辟 有任刑致理之規 威制四方 有以方

勝殘之志 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 忠盡者憂於見疑

本注蓋徐亦翻詩王之蓋臣毛詩傳曰蓋進也綱目集覽呂氏曰忠愛之篤進進無已季公覲注蓋在忍反忌

也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

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

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遇茲他本作殷

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陸士衡辨亡論以奇蹤襲於逸軌心因於令

圖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天臣謂

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

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

桐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欺

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

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欵者繼獻於闕下論衡麒麟須獻乃達闕下

班固詩上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前漢息夫躬傳以醫技得幸出入禁

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

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庾信馬射賦序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晉書樂志

化若風行不凝他本作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澤猶雨散

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

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

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兇醜

會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

他本作必無

奉天之幸矣其

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

前漢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

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

左傳能官人則

無覲心

注無覲覲以求幸劉琨勸

輸誠者謂其遊說論

進表

狡寇窺窬文選注窬與覲同

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

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

貽聖憂咸使拘留

楚辭序拘留不遷

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

客省

通鑑音注時於右銀臺門置客省或四方奏計未遣者上書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報者皆縮於其

中常數

或勞慰而延於紫庭

後漢皇甫規傳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宋書符瑞志

百人

鳳凰翔兮 雖呵避頗異其辭然於圈閑一也 說文圈養

於紫庭 閑閑 既杜出入勢同狴牢 狴牢獄也 狴牢獄也 初學記狴牢者獄

也 別 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

壽繁之維之 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

以永今朝 漸稀而上封殆絕矣 綱目質實漢制奏事皐囊封板以

日凡章奏皆啓封其 言密事得用皐囊 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

貴遠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

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

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乎一人

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倘陛下能
 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
 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
 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必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
 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

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

綱目集覽梁本漢之漢中郡晉置梁州唐以梁涼聲相近改名

襄州尋復故名至德宗陞興元府岷蜀中山名岷山
 即汶山在茂州去青城石山三百里俗呼鐵豹嶺

下既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

後漢馮異傳始闕雖垂翅同谿終

能奮翼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

言過差哉今賦泚宋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獫狁迭居

任昉述異記獫狁獸中最大者龍頤關輔郊畿豺狼雜

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為食

處說文豺狼屬狗聲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

於連山杖策從君後漢鄧禹傳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其能有

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

猜刻一作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

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咸

若龜龍乃遊史記孔子世家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澤竭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

凰不翔何則君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予諱傷其類也

也竊料邢建等輩非必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
 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
 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
 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
 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書秦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

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

前漢劉輔傳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

還注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

孔子問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記二人姓名

云鳴犢擇樂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寶樂蓋

緹犢及寶其聲相近故有不同其今止於殺鳴犢一人

不論竇

準也

燕尊郭隗賢士繼往

史記

燕召公世家燕昭

隗曰齊因孤之國亂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

以報然誠得賢士以

其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

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

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樂毅自魏往鄒衍

自齊往劇辛自

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

趙往士爭趨燕

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

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

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唯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

為戒

通鑑音注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

實宗社

無疆之休謹奏

無功之林

如而不

實宗

自則之似文集小潔對可無

小夫欲無其而不辭本不存以

天不真不自其一事歸人限天不莫不同

自齊有陳平自民乎天于泚君天不左

張代景福王武則文榮遠而祠車之樂

其國曰王公齊文王武則文榮遠而祠車

不篇費燕穆淳則費十淋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六

平定張佩芳藜圃注釋

新安江肇龍雅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會矩晞原叅訂

奏草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通鑑綱目初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

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贄上疏云云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詩毋縱詭隨多為時議所惡頻

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

宐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畱

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蠢

戇竊謂非宐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書倣擾賊殺

戎帥唐書張鎰傳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

謀曰楚琳必為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行鎰

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為備楚琳夜率其黨王

份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寶出齊抗托備免款結

鎰絕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為侯騎所執楚琳殺之款結

兇渠通鑑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

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邪俱以乘輿

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暑刻是

爭通鑑本注言較暑刻而爭遲速也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

扼元和郡縣志儻谷一名駱谷駱谷在京兆府盩厔縣西

南一百二十里武德七年開駱谷道以通梁州在今關

外九里貞觀四年移于今所駱谷道漢魏舊道也南通

漢僅通王命惟在褒斜通鑑本注據九域志商州之路

金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迂遙至長安

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惟寶

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五百里而近宋白曰興元府東

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取斜谷路九百二

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綱目集覽韋昭曰漢

中郡有褒斜谷括地志褒斜二谷名褒在漢中郡褒城

縣北五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為

一谷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自漢中郡西北入斜谷路至

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

千八百九十二間一統志褒斜二谷名褒谷在漢中府

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連雲棧直抵此路若又阻艱南

斜谷張良說漢高帝燒絕棧道即此

北遂將憂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通鑑本注

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洶洶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

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後漢蔡邕傳專必成倘或楚琳發

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

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

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通鑑本注兩端顧望謂李楚故

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

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

持疑便足集事倘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

露猜阻之跡懼者甚眾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

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驅駕擾馴司馬相

父老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馭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如難蜀

謂忠純始為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前漢陳平

傳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也聞平家居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

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

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漢王疑

之以讓無知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

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乃忿韓信自王而遂

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封前漢韓信傳信不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

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使者至發書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

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漢王

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

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全吏記淮陰侯列傳高祖從稀軍來見信死問信死亦

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辨士也

乃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上

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

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

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犬吠

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

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耶雍齒以積恨先賞史記雷侯世家上已

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雜

封大功臣二十餘人諸將徃徃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

陽南宮從復道望見何語雷侯曰謀反耳上曰何故雷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

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雷侯曰上平生所憎

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

豈矣于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此漢祖所以恢帝業

也置射鈎之耻

他本

而任其才

史記齊世家高國先陰名小白于莒魯亦發兵

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

白祥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至齊則小白已

入高奚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

仲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即高奚與叔牙足也君且欲伯
王非管夷吾不可于是桓公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寔
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徃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

脫桎梏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釋斬祛之怨左傳僖二十四年呂卻將以免于難

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潤濱汝

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方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

公見之以難告晉侯乃潛會秦伯于王城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

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通鑑

晉注字書仇讐皆匹也說文仇讐也讐猶應也左傳怨

耦曰仇記曰父之仇弗與其戴天蓋謂仇之初匹也至

于耦而成怨則為仇讐校也兩人相對覆校是非也殺

父之人一旦相對覆校是非則不共戴天矣仇讐之義

至此為甚後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綱目集覽

世率以為言

古穴反。擿，歎也。挑發貌。宿，今復追尋而挑發之。漢書

疵猶言舊病。謂往日之瑕疵。孫寶傳故擿歎以揚我惡。

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

得盡無疵瑕。人皆思省。

他木作省思

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

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

孔子曰：仁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

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伏願陛

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腐。

他本作豎

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大業也。

綱目集覽腐者爛敗貌。言儒者但能守陳腐之

見不達。時宜

臣不勝憂國之至計。謹啟事以聞。謹奏。

通鑑上釋然開

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沈括筆談賜功臣號

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

右欽澈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

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

朕以南衙朝士之中

通鑑音注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

金鼓者將軍之氣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即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

典總此兵以押衙為名至于官府早晚軍吏兩詞亦有名為衙呼謂既熟雖天子正殿受朝謁亦名正衙

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非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

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列出南者並擬賜

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誓御詩誓

御傳誓御仁治庶僚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侍御也

增寵飾將錫嘉名離騷肇錫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

貴遠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

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

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詩天鑒在下是以不揆

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惟聖所裁臣聞賞

以懋庸名以彰行賞垂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于行

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
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于患難竟攘兇逆寔賴
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名頗符寔事亦會
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
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
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
縱使遭罹圍信跋一作跋履崎嶇張衡南都賦下蒙龍而
崎嶇潘岳西征賦軌崎
嶇以此昂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
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

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

綱目集覽李奇曰縉紳也紳大帶也謂挿笏于紳也或曰

縉紳士者之服搢當作衆注周禮云搢當作薦

縉索隱曰縉當作搢鄭謂垂之于紳帶之間

又當受

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于公議乎况于介冑

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況該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謗

左傳子產聞盜為門者鹿

群司書官不及私昵

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

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

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

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

爭端也莊子名公器取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軋莊子名也者相軋也唐書釋音

軋鳥處或乖當安得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

削平區宇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前漢蕭

傳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鑰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

秦法順流與之更始遂安海內位有房杜之碩畫唐書杜如

冠群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

晦傳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

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左右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前漢高帝紀高祖沛

應節曰沛縣也豐其鄉也蕭何曹參傳蕭何沛人也高

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曹參沛人也高祖為沛

公也參以中涓從張良傳良曰今陛下刀筆文吏前漢

巴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蕭曹

傳注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

唐書房元齡傳帝顧群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

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

兵最先至今元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諸

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唐書房元齡傳初將

攘袂指史記叔孫通傳高帝悉去秦苛儀法

畫自陳拔劍擊柱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

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詩國步

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並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

逐之日馬融廣成頌狗馬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

功固宜見諄倘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

在此其餘別無續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通鑑綱目興元元年吐蕃尚結

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四月渾瑊率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望以逼長安五月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安旣而不至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

右欽漵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

通鑑考異邠志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

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既勝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鑿以金帛賂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邠南但遣論莽羅衣將偏軍助瑊破泚于武功大掠而去既受泚賂遂引兵歸國瑊于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比日

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

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

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甚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

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

他本作抽軍退歸

甚失

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

援深慮被賊衝突

詩與爾臨衝疏臨者在上帝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英雄記欽袁紹

自往征公孫瓚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

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

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詩

爾遐福綱目與元元年五月吐蕃引兵歸國綱目發明曰書吐蕃引兵歸國喜之也昨日已附欵

澂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

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蕭穎士賀赦表狐鼠憑依傲擾天紀貪

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

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

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

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唐書吐蕃

傳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狠曰我與唐舅甥國詔

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為吐蕃境邀

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

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

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為進賜為

寄領取為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為解並約地

于賀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

蘭

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

多端于斯可驗迨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

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迪書允迪厥德厚賂招徠逗

雷持疑竟不時進通鑑綱目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

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名故不

敢進上命贊諭懷光懷光竟無濟討賊之用但攜將帥不肯署尚結贊亦不進軍

之心懷光遽至猖狂莊子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淮南子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

則暴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

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

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楚辭聖人不凝滯守

物而能與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群帥進

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通鑑本注乘其虛躡其後也

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

惟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

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

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于戡亂嘉彼效

誠惟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

通鑑興元元年正月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遠近聞之莫不危

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

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

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

是以順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于寇境者其勢不

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

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
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倘或
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
邑(易)升卦九三升虛邑(程傳)剛正而巽上順有援如入無人之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
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

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

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邱虛

(綱目)集覽邱虛空城也

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

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夜惕者慮其意及于此也

所賴天奪其魄

左傳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大戴禮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神

降之災睹機若瞋

呂覽瞋者目無田接也淮南子其視瞋瞋

構厲自遁寔昊

寧悔禍之應列聖垂佑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

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于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

禁之闕備誘扇群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

註見

制誥一卷

凡有血氣皆知惋嗟

六書故惋駭恨也

矧伊忠良孰不痛

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

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

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稜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

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

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通鑑綱目始懷光方疆朱泚與書以事之約分

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

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

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

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吐蕃

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戢諸帥才力得伸又

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

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

危况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剪撲非難孰肯捨

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

牽于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于單乏之急勢難久居
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游瓌乘其西北
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
但願陛下慎于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于砥礪以昭

燕遠近之望中興大業

綱目集覽凡王室中否而再興謂之中興中丁仲反

旬月

可期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
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通鑑音注

古之人臣進言于君率曰冒死曰昧死謂人君之威難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

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

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便他本戎帥

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闐誓莫

干也史記馮唐傳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闐以內者寡

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授之

以鉞俾專斷也淮南子國有難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

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

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

體豈不博大哉其于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更記馮唐傳委任而

責成功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

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毅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疏知者慮

司徒主教民也義者行司馬主斷制也仁者守司空主守也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

為良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賈誼過秦論銷鋒鏑

鑄以為金人十二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鏑與鏑同即箭

鏃也爾雅廣平曰原詩傳郊外曰野楚詞九辨君之門

以九重注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

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

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

通鑑本注易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

而臧何異于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可失律否

臧皆凶陸德明釋文曰否

綱目集覽擊

音鄙惡也臧作郎反善也

上有掣肘之譏

綱目集覽擊

其爲人牽制也家語孔子弟子宓子賤仕魯爲單父宰

恐魯君聽讒不得行其政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俱至官

使書之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又怒之二史辭歸報魯君

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則又怒臣魯君以問孔

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曰寡

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遽使人告之曰從子

之制後宓子遂得

下無死綏之志

綱目集覽殺車中所

行其政單父治焉

把索也如今騎馬者

綱目集覽殺車中所

必執韁繩死綏謂執綏而殊死戰不棄之而奔亡荀子

議兵篇將死鼓馭死轡注馭車者當死守轡策是也南

梁韋叡傳將軍死綏有前無卻魏書注云綏也有前一

尺無卻一寸又春秋有交綏之說見左傳文十二年注

引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則難誘縱緩不及則難陷然則
古名退軍為緩晉秦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
故曰交綏其于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于經綸之術豈不

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

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

盜充斥左傳士文伯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

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一作遙遙通鑑本注

秦謂咸陽長安古秦中之地梁謂梁州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

則沮他本作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

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垂聖

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寔不同懸算與臨

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于此時能

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其他本無其字未能也陛下復能

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其他本無其字未能也是則

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令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

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

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禮記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皆自

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于專行病于羈制陛下宜俯

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

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宐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
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
托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托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
言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
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
戰與夫迫于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
順于物情其契在通于時變今之要契頗具于茲倘蒙
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謹按通鑑

作裏頭內人汪裏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裏頭內人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

賜渾瑊遣于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

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

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

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其平多難止土崩于絕岬

史記王父

偃傳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

收板蕩于橫流

板蕩詩篇詩序板上凡伯刺厲王也

帝板板下民卒瘁傳板板反也痺病也箋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詩

蕩蕩綱紀文章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殄寇清都

不失舊物天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聖動于天地深悔

感于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

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于赴難之師謂李懷光再遷于

蒙塵之日左傳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王使來告難

綱目建中四年冬十月帝如奉天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不踰半歲而復興

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

史記孟荀列傳騶衍說中國九州不得為州數中國外所謂九州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

百役疲瘵之眈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

想聞德聲

顏延之庭誥文德聲令氣愈上每高

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

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

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

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

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

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末流爾雅宮中天子之尊富

有官掖

禮記昏義古者七世婦八十一

天子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唐書后

死傳唐制后妃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

嬪婕妤美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

輿服御皆
有員次
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之使翦

除元惡曾未浹辰

通鑑音注浹與周禮挾日而斂之挾同鄭注從甲至甲謂之浹此言浹辰

從子至子也史炤曰自至亥日辰浹辰十二日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

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

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

書咸與惟新夫

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于先輕者宜措之于

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

者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

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蓋

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旂注翠

羽為旂上葆也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

于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前漢高帝紀乘傳詣雒陽注如淳曰律四馬高

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輅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

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

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

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

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

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左傳懷嬴日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

櫛唐書百官志侍櫛二十人正八品侍巾三十人正九品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

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
王必慎于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
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
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
因寇亂喪亡頗有大于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
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

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

說苑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

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

臣皆絕去其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
 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之莊王怪問乃夜絕纓
 者報王也又秦繆公亡駿馬求之見人已殺其馬繆公
 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飲之酒居三年晉
 攻秦繆公圍之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
 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得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豈

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

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于此左傳巫臣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易

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

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

難以固其國或無敵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

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于思安深于求理國之固也

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
怠則厭惡于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
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于境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迎于門者領之而已

詳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杜預曰領搖其頭

言其

驕侈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

新序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

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

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

前漢賈誼傳鄒諺曰前車覆後車誠

則德為

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渾瑊字志元京兆長安人唐高祖時瑊為右衛將軍

瑊嘗與突厥戰有功高祖賜金帛

瑊嘗與突厥戰有功高祖賜金帛

瑊嘗與突厥戰有功高祖賜金帛

瑊嘗與突厥戰有功高祖賜金帛

瑊嘗與突厥戰有功高祖賜金帛

瑊嘗與突厥戰有功高祖賜金帛